

● 管继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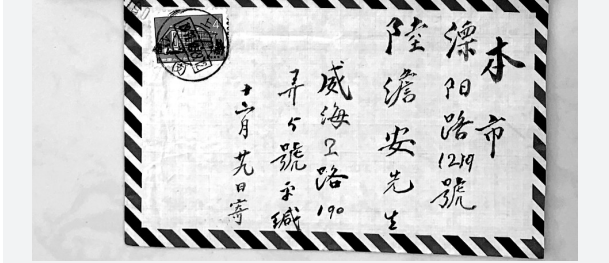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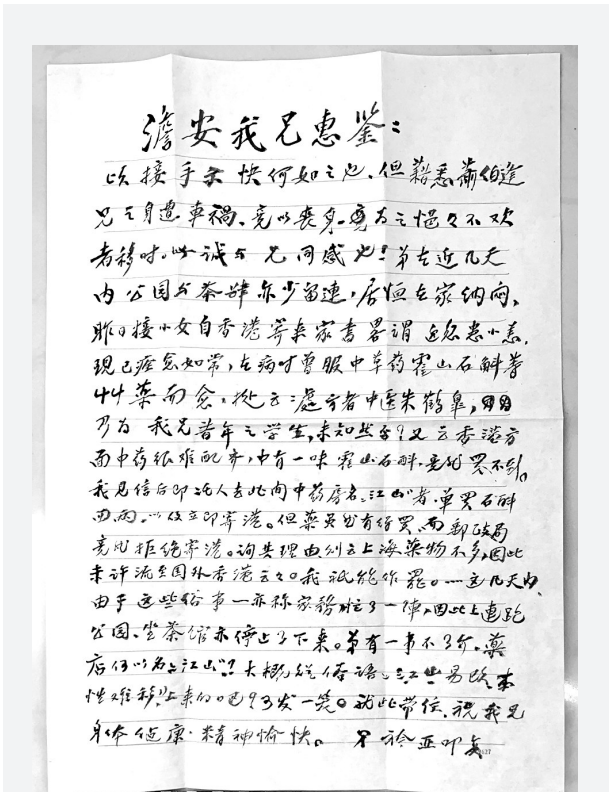
人海潮中阅万象

年轻时我买过一本书叫《书法大成》，相信许多学书法的朋友都见过，那是八十年代初上海书店根据中央书店一九四九年版影印的一本书。扉页上用了沈尹默的“积玉”两个大字，此字其实并非为该书所题，而是编者从别处借用过来，因为书荟集了许多名家法书，如赵叔孺、于右任、谭延闿、王福厂、沈尹默、马公愚、邓散木、白蕉等，除了一些名书家的临作范本、对联屏条外，还搜罗了一些文人尺牍展陈于后，如蔡元培、陈陶遗、陈独秀、章士钊、林长民、郁达夫、柳亚子、傅斯年等等，书家文人，正草篆隶，熔冶于一册之内，也颇含“积玉”之意，由此可见编者之良苦用心。

《书法大成》的编者叫平衡，当时也不知他是哪路神仙，仅感觉“平衡”似不太像一个真名。二十多年后才知从前乃是自己的孤陋寡闻，平衡者，即上世纪三十四年代活跃于上海报坛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平襟亚也。平襟亚是江苏常熟人，名衡，字襟亚，叫戴翁和襟亚阁主人，也许吴地方言“亚”和“霞”相近，故也称“襟霞阁”。他从小迷恋读书，也当过小学老师，二十多岁来到上海闯荡文坛，起初就在报刊上写文章编故事，专写一些八卦新闻来迎合读者。一次“八卦”到著名女词人吕碧城的身上，用“李红裙”来影射“吕碧城”，结果引发了吕碧城的起诉，法院要拘平襟亚到案。平襟亚得到风声，急忙逃之夭夭，到苏州租赁一套房子，化名为沈亚公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不得已只能写小说以自娱。岂料因祸得福，过了大半年风波平息后，平襟亚反而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人海潮》。待他小心翼翼重返上海滩后，则以网蛛生的笔名出版了这部章回体小说，谁知《人海潮》出版后大为风行，平襟亚从此一举成名，摇身变为沪上知名的“鸳鸯派”作家了。

现在知道作家平襟亚的人也许不多了，至少没有知道作家琼瑶的多。不过说来很巧，平襟亚和琼瑶这先后两位作家还真有点挨得上。众所周知，当年琼瑶的小说之所以能走红，少不了的一位伯乐，也就是后来成为他丈夫的平鑫涛先生，而这位平鑫涛就是平襟亚的亲侄。平鑫涛是台湾《皇冠》杂志的创始人，也是皇冠出版社社长，著名的出版人。这一点，恰好也是继承了他伯父平襟亚的衣钵，因为早在三四十年代，平襟亚写小说之余，主要就是从事报纸的出版和发行生意，最具影响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他在上海创办了《万象》杂志，聘请的主编先后是陈蝶衣和柯灵，把《万象》办得风生水起，成了当年沪上非常畅销和著名的一本月刊。

平襟亚虽是文人，但很有生意人的头脑，而且他自小失怙，年轻时就打拼于江湖，在人海潮中也算是看尽了人间万象，尝遍了世间冷暖。所以在海上文坛，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开书店，搞发行，改编故事小说，插科打诨，售卖违禁书籍，翻印造假……真是什么能赚钱就做什么，早年他还当律师，挂牌开过事务所等。到了不惑之后，知名度和江湖地位都已确立，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他创办了中央书店，又在上海的孤岛时期把《万象》杂志办得独树一帜，吸引了大批的名作家和进步人士，这虽主要是得作为主编柯灵的编辑思想，但平襟亚作为发行人的作用自然不可小觑。有意思的是，柯灵主编《万象》期间，还慧眼发现了著名作家张爱玲，那时的张爱玲没啥名气，捧着几篇小说稿自己找上门来，求《万象》刊登。是平襟亚和柯灵接待了这位无名作家，为她刊发了《心经》和《琉璃瓦》两个短篇。当张爱玲还欲以版税制要求书店为她印行单册小说集时，却被平襟亚以三十年的出版经验而婉拒了。不过这一次或是平老板看走了眼，这册集子中就包括了张氏后来大红大紫的小说《倾城之恋》等。也许，平、陈两人注定就是没缘分的人，因为紧接着张爱玲在《万象》上写连载小说《连环套》，说好每月供稿一篇，每篇稿费一千，结果两人却为了稿费之事，闹了很大的不快。张爱玲觉得稿费低，你



不涨稿费我就每期给你缩减字数（反正一千元一篇）；而平襟亚则认为千元一篇已经是同行中最高的了，不可再增。结果张爱玲写着写着，怒气上升，不等小说结束便戛然停止供稿，导致矛盾公开激化。平襟亚不惜于报上多次撰文进行嘲讽，张爱玲也有回应，再加之其他人的参与，你来我往，一时好不热闹。而张爱玲，却在一片争吵谩骂中名气愈来愈大，这倒是平襟亚始料未及的事。

自五十年代后，步入晚年的平襟亚褪去往日锋芒，凭着他“鸳鸯派”的文人手笔，开始改编并创作了不少评弹佳作，如脍炙人口的《杜十娘》《情探》《借红灯》等，皆出自平襟亚之手。这和南社社员、也曾算是“鸳鸯派”文人的陆澹安颇为相似，陆澹安也创有弹词的名篇如《秋海棠》《啼笑因缘》等，而且平襟亚、陆澹安等一批昔日老友，晚年都相处甚洽，于公园茶肆闲聊叙旧，时相往还。在此有一封上世纪七十年代平襟亚致陆澹安之手，此乃多年前陆康先生知我喜好集藏并研读民国文人的书札，故从旧篋中检出六通祖父澹安公所留下的朋好函札，转赠予我留念，其中唯一用毛笔写的一函即平襟亚所书，今试读如下——

澹安我兄惠鉴：
顷接手书，快何如之也。但借悉萧伯逢兄之身遭车祸，竟已丧身，为之悵悵不欢者移时。此诚与兄同感也！弟在近几

天内公园与茶肆也少留连，居恒在家纳闷，昨接小女自香港寄来家书略谓：近忽患小恙，现已痊愈如常，在病时曾服中草药霍山石斛等草药而愈。据云：处方者中医朱鹤皋，乃为我兄昔年之学生，未知然否？又云香港方面中药很难配齐，中有一味霍山石斛，竟就买不到。我见信后即托人去此间中药房名“江山”者，单买石斛四两，以便立即寄港。但药虽然有得买，而邮政局竟然拒绝寄港。询其理由，则云上海药物不多，因此未许流至国外香港云云。我只能作罢。……这几天内，由于这些俗事——也称家务，忙了一阵，因此上连跑公园、坐茶馆也停止了下來。弟有一事不了解，药店何以名“江山”？大概从俗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上来的吧？可发一笑。就此带住，祝我兄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弟襟亚叩复
此函的落款尾处未署年月，然信封以及邮戳则清晰地显示为“1977年12月29日”所寄。时平襟亚已八五高龄，距一九八〇年八月他下世才两年不到的时间，是真正的暮年了。所以他的字虽写得较正，但看起来已不够圆熟流畅，似有一种老拙费力之感。若与他年轻时的手迹相比，相差颇多。我见《书法大成》中有一篇《卷头语》，以小行书的墨迹影印，二王风范，奇丽秀逸，章法疏落有致，颇具神采。此篇文末并无落款，但钤有“平襟亚印”和“秋翁”两枚名号章，按理这就应是平襟亚的手迹，如果不是代笔的话，那么从这一幅行书来看，他的书法应具有很高的水准。不过我仍要存疑，也许他考虑到这是一本书法鉴赏方面的工具书，所刊墨迹岂可马虎，于是自己写了序文，再倩高手誊抄一遍置于卷首也未可知。故文末不便落某某者书，仅以两方印章表示文章作者耳。

《书法大成》还有一处墨迹与平襟亚有关，即扉页沈尹默的大字“积玉”之旁，并无沈尹老的落款，而是平襟亚写了三行小注，表明沈尹老此二字是从别处移植于兹，最后署“海虞平衡附识”。此应该是平襟亚的真迹无疑了，这几行字虽不如那篇“卷头语”写得精彩，但似乎也稍有接近之处，比起他晚年的书法则多有逊色也。

此函是平襟亚收到陆澹安回信后的再一次复信，可见他俩颇多交往，常通音问。信中的内容也是家常，只是说药房里购霍山石斛不能寄出去的事。那时香港尚未回归，应称“海外”而不是信中的“国外”。平襟亚有一子在卢森堡，另一小女儿则在香港，这一点与陆澹安有相同之处，因为其时陆澹安的女长也在美国任职于联合国档案部，所以两位老人比起他人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信中还涉及了两个人名恐一般人不知，一是萧伯逢，曾任民国时期上海大陆银行的行长，爱好书画，与陆澹安、郑逸梅等皆是老友。我曾请教过陆康先生，陆先生也说道知，并告诉我以前祖父曾提起萧伯逢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说是人啊，最好“活要活得贱，死要死得快”，结果自己在晚年不幸于街上被车祸致死，一语成讖了。还有一位人物是名医朱鹤皋，江苏南通人，中医世家出身，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曾任香港新中华中医学会会长等职。

我在《医安赠礼》一书中，还读到多通平襟亚致陆澹安的手札，过去电话不便，老友通信并无多少紧要之事，多为互相问候以解枯闷而已。正如此函的最后，平襟亚还不忘“宕”开一笔，以“江山”作为药店名而百思不得其解，觉得可笑。其实此也是当年一大特色也，记得我儿时弄堂门外的点心店、食品店，店名都叫“红心”与“红涛”，而西藏中路上的两家电影院，则一曰“红旗”，一曰“战斗”，如今前者已无，后者“战斗”的年代结束，又改回“和平影院”了，想必大家都记忆犹深吧？

■ 文人尺牋（五十二）

“守正求新——韩天衡艺术展”目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盛况空前，从展览策划、作品创作、导览互动以及韩先生两场学术报告都给来自全国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展览的主题词“守正求新”给人以思考，这是韩天衡先生从艺70多年在实践与认识的过程中总结和提炼出的艺术思想。

何为“守正求新”？韩先生有着自己的哲思理念，他说“‘守正’就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继承，而‘求新’则并非是轻率狂妄地否定传统，它是艺术适应时代而作出的变化。”由此，笔者理解“守正”就是恪守正道，传承经典，这是书法篆刻创作的底线；“求新”是在“守正”的基础上，去探索新的思想与方法，这是书法篆刻创作之基本精神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有人问，韩先生为何在这里用“求”新，不用“创”新？笔者以为这一字恰恰体现了韩先生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所谓“求”，觅也，所谓“创”，造也，当然，“求新”与“创新”其目标和方向是一致的，“求”更加强调在面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吾将上下而求索”，努力求知，不断求索。在艺术创作中需要一种坚守继承，苍穹寻道的精神，要在“求新”的基础上追求创新。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共识。当然，“求新”是需要一种勇气的，一种坚守本心、一种执著探索的态度，同时，“求新”也蕴含着一个艺术家特有的气质与文化担当，“求新”是创新的基础，推陈出新是为更好的创新。

当下，书法的商业化与娱乐化倾向可谓影响着大众的审美，一些人以“创新”为由，离开汉字的形体，追求离奇、重组，杂耍四处，什么“倒书”、“背书”、“反书”、“双管齐下”等等，严重背离了书法艺术与书法常理。还有的书法基本功力欠缺或者说把写字当书法，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泼墨挥毫，完全不顾传统的存在。所以，有人呼吁，书法需要“创新”，但不需要这样的“创新书法”。那么，如何去衡量“守正求新”？笔者觉得可以用大家熟知的那六个字来判定：进得去、出得来。也正如韩天衡先生所说的“以最大功力打进去，以最大勇气打出来”。

“守正”是艺术航向，“求新”是探索精神，“守正”与“求新”是艺术创作应该确立的一对辩证法，“守正”不是思想保守，“求新”不是排斥传统。“求新”需要克难，“求新”需要悟性，“求新”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对每位书法篆刻家来说，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记不得是哪位书家之言，他说：我愿用时间来丈量书法这种质变和升华，就是达到我理想的一种境界。“守正求新”也告诉我们须先守正，才谈出新，“守正”是“求新”的根基，守正不仅法正，还要心正、行正，守正致活，守正出新。



篆刻：守正求新

● 杨祖栢

■ 一印一话

第六届上海奉贤“言子杯”国际学生书法大赛入围名单

（上接第3版）

谭杰（河北）、王传杰（黑龙江）、王壹（北京）、王振华（北京）、韦静遥（上海）、文达（河北）、翁兴杰（广东）、许佳凯（广东）、俞慧雯（上海）、赵象震（上海）、郑楷聰（福建）、郑仕多（海南）、曾勇（上海）、陈彦蓉（中国台湾）、杨瑾豪（中国台湾）、周敏茹（马来西亚）

中学组（70人）

毕露雯（山东）、陈春玲（广西）、陈铭亦（上海）、陈怡盈（山西）、陈语乐（广东）、陈兆宇（上海）、崔可萌（甘肃）、傅翼雯（上海）、高绅（河南）、谷泽远（上海）、郭宏莹（甘肃）、胡书玉（河南）、胡亚飞（河南）、黄鹏嘉（广西）、黄思云（广东）、黄一帆（甘肃）、黄诚诚（上海）、姜正锴（江苏）、黎睿达（贵州）、李翔（重庆）、李心悦（江苏）、梁志乾（河南）、廖晓斌（福建）、林秉聪（福建）、林承烨（广东）、刘畅（上海）、刘晨霖（四川）、刘浩辰（山东）、楼济玮（浙江）、罗铠鸿（江西）、孟庆航（辽宁）、齐了（浙江）、乔汇玲（江苏）、沈政杰（江西）、孙康顺（上海）、孙培严（山东）、唐宁钊（重庆）、田春霖（重庆）、田梦瑶（重庆）、王乐（江西）、王昕禹（上海）、王逸欣（浙江）、翁敏煜（福建）、吴昊阳（河南）、吴佳霖（重庆）、吴瑞文（广东）、武小博（山东）、徐健力（黑龙江）、徐若城（上海）、徐向静（广西）、杨娜（重庆）、杨延钰（上海）、姚智伟（上海）、叶金涛（浙江）、张丽琼（广东）、张孟缘（山西）、张天华（甘肃）、张译心（重庆）、赵晋鹏（广西）、郑邵奕（重庆）、郑藻峻（重庆）、卓卓（河南）、周曦乐（安徽）、朱相芸（上海）、朱亦灵（上海）、朱子煜（辽宁）、黄凯琳（中国香港）、沈妍家（中国台湾）、徐婕瑜（中国台湾）、金初（美国）、颜宇芯（马来西亚）、朱顾言（新加坡）

小学组（72人）

陈泓亦（浙江）、陈凯迪（上海）、陈诗朗（重庆）、陈愈龙（河南）、陈泽涛（上海）、陈积友（广东）、陈志敏（福建）、杜易立（河南）、方圆（浙江）、方紫慕（北京）、高毅峰（上海）、葛思雅（湖南）、葛欣妍（上海）、何佳慕（山东）、何骐安（广东）、胡婧嫣（上海）、黄浩洋（广东）、吉晏民（江苏）、姜雅铭（河南）、金玉淼（山东）、李泓昕（重庆）、李嘉齐（上海）、李桐钰（上海）、林志军（广东）、刘宸霖（河南）、刘轩奇（山东）、娄城铭（浙江）、邵叁博（广东）、孙梦祺（黑龙江）、覃熙琳（广东）、唐淑敏（湖南）、王辰韬（上海）、王俊承（河南）、王梦琪（上海）、韦青鹏（广西）、吴芷煊（福建）、伍志成（广东）、项一诺（安徽）、肖泊然（四川）、徐子涵（浙江）、许力文（江苏）、闫士洲（北京）、严善翔（上海）、严政灏（广东）、杨文璐（上海）、杨子昂（山东）、姚韩嘉华（黑龙江）、张沪文（山东）、张林楠（河南）、张瑞（江苏）、张时南（江苏）、张欣念（上海）、张旭曦（广东）、张艺檬（黑龙江）、张益豪（上海）、张子一（安徽）、郑幅雯（广东）、智婉琳（河南）、周晨忠竹（广西）、周萧楠（山东）、周欣怡（上海）、曾培轩（广西）、陈祉瑄（中国台湾）、龚卉心（中国台湾）、梁鈞翔（中国台湾）、林士杰（中国台湾）、王思评（中国台湾）、吴韦廷（中国台湾）、萧鼎秣（中国台湾）、陈芷萱（马来西亚）